

警 报

共和国经济忧思录

羊慧明 著



海南出版社

责任编辑:苏 斌

封面设计:石 人

警报——共和国经济忧思录

羊慧明 著

海南出版社出版发行(海花园新村)

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

成都市老年事业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mm 开本:1/32 印张:8.5

字数:180千字 印数:1—50000

1992年5月第一版 1992年5月第一次印刷

ISBN7—8059—152—X/F·1

定价:4.80元

内容简介

90年代的第二个年头，经济之河的“旱灾”与大自然的洪灾并存。在某种意义上说，“旱灾”比洪灾更可怕：经济效益连续两年半大幅度下滑，企业留利剧减，面临生存危机；短期行为蚀空了老本，又预支了未来，威胁着公有制经济基础的稳固……

在洪灾面前，炎黄子孙表现出了患难与共的精神和强大的凝聚力；在更可怕的“旱灾”面前，我们就更需要这种精神和凝聚力：不需要人们象支援灾区那样慷慨解囊，只希望每一位公民看到危机，履行自己的一份义务和责任。正是出于这样的动机，作者以勃发的情，运用详尽权威的资料，活生生的事实，真实、客观地揭示了经济生活中的种种困难，并运用唯物主义的观点，系统而深刻地分析了产生这些困难与问题的内因和外因，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基本思路。字里行间，跳跃着作者对祖国命运热切关注的赤子之心；通篇大量的独家之言，凝聚着作者深沉的思索。全书层次感强，读之使人深思，催人猛醒。

目 录

引 子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|
| 1. “铁马”厂长疯了 | (1) |
| 2. 工厂成了历史博物馆 | (6) |
| 3. SOS: 救救企业 | (11) |
| 4. 给垂危病人服春药 | (15) |
| 5. 我们预支了未来 | (19) |
| 6. 基础空了, 宝塔还能稳固吗? | (25) |

第一章 内 蚀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|
| 7. 小河无水缸里满 | (30) |
| 8. 饱今天的肚子, 砸明天的饭碗 | (35) |
| 9. 成本是个筐, 吃喝嫖赌往里装 | (40) |
| 10. 虫肥树枯 | (44) |
| 11. 市场对质量的报复 | (48) |
| 12. 科学技术的地位 | (55) |
| 13. 抱着金饭碗讨饭 | (60) |
| 14. 盈利羡慕亏损 | (62) |
| 15. “红牌”的警告 | (66) |

第二章 外 蚀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|
| 16. 高压水泵抽小河 | (73)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|

17. 大庙辉煌小庙空	(79)
18. “菜篮子工程”创企业	(85)
19. 买路钱,知多少?	(90)
20. 和尚卖棺材	(95)
21. 吃喝的飞跃:“派宴”新风	(97)
22. 吃“妈妈”的生日	(102)
23. 当官一夜舞,百姓半年粮	(102)
24. 人类经济学新词汇:关系成本	(105)
25. 天知地知,还有“杜康”爷知	(110)
26. 中学生眼里的好爸爸、好妈妈	(114)
27. 千手观音的法力	(115)
28. 权力的效益大了,企业的效益就惨了	(118)
29. “令牌”敲烂,不见“三乱”有收敛	(121)
30. 文巧与权力通奸的怪胎	(126)
31. 摧残细胞,等于整体自杀	(133)
32. 莫道点点滴滴,最可怕全身性渗漏	(134)

第三章 掣 肘

33. 放权捏半头,收权一阵风	(137)
34. 捆住手脚打擂台	(142)
35. 一个公章分两半	(145)
36. “冠军”也不承认自己“活”了	(150)
37. 牛鼻子都牵烂了	(154)
38. 不敢赢的官司	(157)
39. 订报的自主权都没有	(160)
40. 捆绑的甜头与捆绑者的积极性	(162)

41. 经济催眠曲	(165)
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第四章 内 耗

42. 经济游击战	(168)
43. 同室操戈,战果辉煌	(175)
44. 大家编织的绞索	(179)
45. “麻风”的传染	(183)
46. 国水悲歌	(187)
47. 难分难解的持久战	(192)
48. 习惯了“窝里斗”,还没学会竞争	(198)
49. 公对公的跨省绑架案	(203)
50. 法律的自卑	(205)

第五章 缺 陷

51. 魔链之谜	(210)
52. 瘤子算体重	(218)
53. 心脏原是葡萄胎	(221)
54. 捏不拢的拳头	(225)
55. 细胞没有新陈代谢,肌体就成了木乃伊	(231)

第六章 矛 盾

56. 吃补药与拉肚子	(236)
57. 我们能学关公吗?	(238)
58. 两只难以协调的手	(242)

59. 嘴里的甜果,吐出来容易吗?	(248)
60. 放水养鱼,水从何处来?	(249)
61. 撤庙消肿与安顿菩萨	(252)
62. 谁来监督监督者?	(257)
63. 十字路口	(261)

引子

对于当今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来说，经济都是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；而千千万万个直接创造物质财富的企业，则是这前提的前提、基础的基础。

如果将我们的共和国比作一个有机的生命体，那么，企业便是组成这生命体的基本细胞。

如果将我们的共和国比作一幢巍峨的大厦，那么，企业便是支撑这大厦的柱石和栋梁。

如今，我们痛心地看到：细胞正在遭受病毒的侵害，柱石和栋梁正在被蠹虫蛀蚀……

1. “铁马”厂长疯了

“铁马”厂长被逼疯了！

消息传开，不啻扔了一颗重磅炸弹，山城为之震动。

步入这家工厂，车间里，办公室，人们脸上笼罩着浓浓的愁云惨雾。

厂长办公室里，属于厂长的写字台、椅子还留着——他不时也会来坐坐，只是不能管事了。这天他正巧在。50来岁，一米八的个头，体魄健壮。他逢人就不住地点头，不住地笑，只是那发直的目光使人感到有些异样。

这样精壮的汉子，正当盛年，为啥会疯？

说起厂长的病，副厂长、总工程师、办公室主任，有的

抹眼泪，有的摇头叹息……

这是一家赫赫有名的大型兵工厂，拥有上万名职工，近2亿元的固定资产。它生产的水陆两用坦克，在尚未装备人民解放军之前，就因在那场闻名全国的重庆武斗中沿江炮轰无辜居民而出足了风头；它制造的现代化的战车方阵在建国35周年大庆时曾威风凛凛地驶过天安门广场，接受人民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。

在辉煌的昨天，它有吃不完的“皇粮”。后来，“皇粮”渐少，得自己找米下锅。八十年代中期，搞军转民，上载重汽车。本已晚了一步，赶上了“汽车大战”的“马后炮”，又刚刚碰上拨款改贷款，所有改造投入得自己背利息，那阵子利息又高，包袱越背越重。

尽管开棋艰难，工厂还是凭着强大的技术、设备优势，很快推出了8—20吨的铁马系列载重汽车，经鉴定为国内同类产品一级品，能在戈壁荒原纵横驰骋，其性能可与德国的“奔驰”载重车媲美，国产化率达90%以上，东南亚、欧美的商人一下买走100多台，英国一家公司还准备引进“铁马”的技术改进他们的汽车工艺。

但“铁马”是墙内开花墙外香。国内用户想买，又嫌价格贵。窘于资金，工厂一年才生产几百台。一台车成本20多万元，价格高了没人买，低了自己赔。工厂已连续4年亏损，累计亏损达7000万元，另欠“三角债”4000多万元，银行已多次发出警告，再不还贷就停止贷款，可工厂用啥子去还？

1990年初，这位“铁马”厂长受命于危难之际。他一坐进那间厂长办公室，就被讨债的债主，叫苦的下属，要求调动工作、要饭吃的职工所包围，常常是办公室里一群人，晚

上回到家还有一群人缠着。还有厂里那剪不断、理还乱的矛盾，四面八方的压力，这位汉子也都承受住了。他快刀斩乱麻，上任4个月，就干净利落地完成了国家指定的一批防爆车辆的生产任务，又八方活动，争取到了一批重点产品的生产项目。只要这批产品出来，工厂就有希望扭亏为盈，企业就有了生机。全厂职工都眼巴巴看着厂长，把希望寄托在这个项目上面。

上这个项目，要花2000万元投入，踏烂了银行的门槛，磨破了嘴皮子，人家就是不给贷，怕款子又扔进“无底洞”。还有几十家配套厂，对“铁马”厂的拖欠早已不满，也发了话：拿钱来，才给做零件！一台车，几万个部件，本厂只能做几千个，大部分得外厂做，人家不做，你一家干得成吗？

跑部！剩下最后一招。飞机飞来又飞去，好说歹说，苦苦哀求，还是没着落。部里也难呐！去年下属厂亏了10多亿元。手心手背都顾不了。

眼看拯救工厂的最后一线希望就要破灭了！何颜回山城见“铁马”职工？在北京的一家招待所里，这位厂长揪着头发哭了。回厂，就一病不起。医生在诊断书上写着：神经受了刺激，精神失常。

他任“铁马”厂长刚刚一年。付出的代价是失去了正常思维。一腔热情、抱负从此如厂畔的长江水，付之东流……

厂里有人说了大实话：“老板得这病也怪他自己太认真了。厂子又不是自家的，垮就垮吧，折磨自己干啥？真是何苦来！”

厂长的一位助手也承认：“我们厂长是很认真，责任感很强。你想想，上亿元的债务，几万张嘴巴要吃饭，眼看着一根救命稻草也没抓住，他能不急吗？唉！他这样认真负责的

人反是这样的下场！”

认真干事反而遭罪，这难道是上苍正常的逻辑？

这个逻辑已使“铁马”厂长的同类不寒而栗。

张厂长又是其中一位。只不过他的精神还没最后崩溃。

他经营的是一家罐头厂。厂长是他毛遂自荐竞选上去的。

两、三年工夫，他就把十几种水果、肉类罐头推向了国际市场，一年创利税近千万元，成了这个革命老区响、呱呱叫的利税大户，在北京的报纸、电视上都露过脸，出了名。但创造的财富，相应的名气，给他和工厂带来的偏偏是厄运。

罐头厂能赚钱。于是，许多人动心了。一夜之间，周围冒出十几个县办罐头厂。各县“父母官”纷纷发出了强硬的指令：水果不准销往县外。于是，他这家位于地区所在地的罐头厂马上被封锁了，“粮草”一下子被切断，成了“吊脚楼”。为了保生产，他带着人找专员，找农办，跑区县。拜码头，请吃饭，都不灵，人家先要保自己县里的工厂。无奈，只好到外地去买水果，搭上运费，成本高了，优势转眼没了。

你罐头厂不是有钱吗？于是，上门捧场的、要赞助的、摊派的、检查的、拉广告的……成群结队。他算了算，最多的一年平均每天接待4批人。逢年过节简直不得了。从街道办事处、县、市到地区、省，层层多如牛毛的委、办、局、所、行，谁都捏得住你工厂的命脉，谁都可以来揩油，谁都不能得罪。来的无非是盯着罐头看着钱。鬼来了，总得打发走。给了钱，拿了罐头，打入成本。这里几百，那里几千上万，加起来就不得了。成本这么个涨法，效益还能好？

再加上这两年市场变化，罐头滞销、削价，工厂由盈转亏，到现在亏了2000万元，已经资不抵债——他的工厂全部资产不过1200万元，工厂变成了负数。在这节骨眼上，

人家还没忘记要钱。

街头一阵鞭炮响，新成立了地区商检局。商检局是管外贸商品检验的。在这个没有一家外资企业外贸也少得可怜的贫困山区，商检局成立的头件事情就是要买车、修商检大楼。你罐头厂不是要出口罐头吗？先赞助 14 万元修商检大楼，他才不管你是负数不是负数！

还有比这更苦恼的，上头的“婆婆”，象背细娃娃一样，把你越捆越紧，生怕从他背上掉了。工厂赚钱那阵，科室很精干，脱产人员不到 10%，这两年不行了。上头今天这个部门一个文件，明天那个部门又来一个文件，要你成立这“科”那“处”。1990 年 1 年，厂里就新成立了与生产委对口的企管办、与审计局对口的审计室、与监察局对口的监察室、与公安局对口的安全科、与检察院对口的检察室、与法院对口的法律室、与文明委对口的文明办，还有治安队，科室增加了 8 个，脱产人员净增 1 倍，这效益咋能好？

工厂根据每个职工的劳动绩效、表现来掌握工资奖金分配，这是调动职工劳动积极性的最起码的手段，但劳动局也把这权给收走了。调资升级的名单，要报他批准，厂长的“巴巴”（公章）不管用了。一些捣蛋的工人得意了：“你厂长能把我做啥子？你能少我几块钱？！”不要说开除工人，少发了几块钱奖金，就有人往上告，上面还来追查。厂里处分了一个违纪职工，还得陪他打官司。厂长弄得狼狈不堪，还有啥子威信！一个好端端的工厂，就这样一天一天散了，垮了！

“我这个厂子，就象落水的小孩儿在挣扎。”他眯着眼睛，依稀透出绝望、呆滞的目光：“我这个人，过去是雄心勃勃，现在完全打蔫了！哪个现在能批准我下去，我私人掏钱办一桌酒席请客。这厂长太难当了！”

厂长难当！这岂止是一两个人的感叹？天津市城调队对近 400 家国营、集体企业的厂长作了一项问卷调查，有 93.8% 的人认为厂长难当。

厂长难当！这几个字也已频频出现在大报小报上，几乎成了全社会的咏叹调。

十年改革，我们终于有了一支企业家队伍。他们为共和国迅速摆脱贫困立下了汗马功劳。跨越世纪的现代化建设，离不开这样一支队伍。

这支队伍，有过意气风发的时候。曾几何时，多少人逐鹿招标讲台，争先在经济改革的大潮中一显身手。而如今，他们就象滑铁卢的败军之将，许多人心灰意冷，黯然神伤。“厂长难当”的咏叹调几乎笼罩了 960 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每个企业。这，意味着什么？它难道不是一个危险的信号？

2. 工厂成了历史博物馆

“轰！”“轰！”两声惊天动地的爆炸声，似乎还未震醒陶醉在高速发展甜梦中的灵魂。

第一声响：酒钢一号高炉爆炸，损失数亿元，搭上人命十几条。

第二声响：山西煤矿瓦斯大爆炸，120 多条生灵涂炭，经济损失惨重。烟尘未散，遇难职工家属的哭声犹然在耳，国家有关部门再次亮出“黄牌”：象这样只顾眼前生产，忽视矿井维修，拼设备，违章危险作业的，在县以下小煤矿中，约占 40%！

酒钢那座变成碎屑的高炉，早已超期服役。灾难似乎是注定的。事故发生后没几天，冶金部一位司长不无后怕地对

重钢总经理郭代仪说：“我时常做恶梦，担心这样的事发生在你们重钢。”

重钢的设备比酒钢更老化。这家建于 1903 年的工厂，曾是中华钢铁工业的鼻祖。解放初期在全国钢铁工业中位居第三。40 多年来，重钢默默向国家贡献了几十亿元，而它自身得到的投入、补给却少得可怜，因而它急剧地衰老、萎缩，如今在我国 10 大钢铁企业中已占不到席位。它的高炉，还有“列祖列宗”那一代的，就象一个张牙咧嘴的钢铁怪物，人们胆战心惊而又不得不让它苟延残喘，工厂派了专人放风，敲锣报警，以防不测。

重钢的老化，不过是我国老工业萎缩的一个缩影。这些企业，许多生于乱世，饱经沧桑。新中国诞生后，它们在几十年战乱的废墟上起步、发展，以彻底奉献的方式，把创造的财富几乎全部贡献给国家，支撑着共和国庞大的国家机器的运转，帮助政府在疮痍满目的大地上建起一座座城镇、学校、营房、医院、机场……帮助几亿人走向温饱，还要抠出大量的钱来支援“世界革命”。它们的功勋可以与日月同辉。然而，在它们彻底奉献的背后，却付出了牺牲自己的代价。高产出，低投入，不更新，设备老掉了牙。国家百废待兴，顾不了他们。前一、二十年还凑合，到后来简直成了强弩之末。在这样的底子上，它们又被改革的浪潮推向了市场，面对竞争，在一片高速发展的口号声中，它们不得拼尽老牛最后一点力气，拉着破车赛跑。眼看生产潜力就要消耗殆尽，破车也快散架了。

这是一则幽默，也是一个警告。马年初秋的一天，西南某大型企业的车间里，出了这么一个小插曲：两位五十年代在苏联留学的老同学在这里不期而遇。他们一个是该厂

长，另一个是国外一家大厂的老板。来客看了车间里还有 30 年代的机器，非常惊讶：“你们怎么还在用这个老古董？”而后笑了笑：“你们的工厂可以成为历史博物馆了！”

据统计，我国工业企业目前设备新值率仅 60% 左右，10 年下降了 10 个百分点。而在发达国家，低于 80% 就要淘汰。

几大老工业基地的情况更悲惨——

辽宁：固定资产新值率仅 50% 左右。共和国的钢铁脊梁，主体设备 80% 属落后和一般水平，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仅有 3.36%。

上海：从 80 年代开始，历经 10 年，使出了吃奶的力，在 500 多家大企业，更新改造率达 70% 的也仅占 13%。纺织行业现有主要设备 12 万台，超期服役的已占一半，大量设备带病作业，严重威胁着生产的正常进行和职工的人身安全。轻工行业相当一部分设备还是 50 年代甚至是解放前的，不少企业在危房下作业。许多企业奖金福利基金都不够，技术改造更排不上号。大上海衰老了！

天津、大连：抽样调查的 40 家企业中共有设备 47945 台，其中 26% 超期服役；45~50% 平均役龄超过 15 年；30% 平均超过 30 年。我们法定的折旧年限为 16 年以上。日本为 7~14 年，法国是 8~10 年。

重庆：它的工厂大多是“搬迁型”的。第一次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从东北沿海搬来的；第二次是 60 年代“备战备荒”搬来的。国民党在搬迁工厂时本有临时思想，许多厂房属于临时性的“捆绑房”、“抗战房”，如今都已成了危房。设备有不少“汉阳造”，甚至有慈禧太后时期的设备！70 年代初轻纺部对重庆上千台轻纺设备抽查，仅有一台符合国家标

准！如今又历时 20 年，设备老化更趋严重。有关人士称：如果不再加紧“输血”更新改造，再过 20 年，重庆的工业将变成废钢铁一堆！这绝不是危言耸听！

闻名于世的开滦煤矿，建矿已经 112 年了。百多年来，共向社会提供原煤 7.5 亿吨，仅解放后就向国家上交原煤 5.7 亿吨，上交利税 30 多亿元，可谓贡献巨大。但这样一个对全国经济举足轻重的企业，现有的 10 对矿井中，半数开采期超过 82 年，最老的已有 112 年。75 年前英国人造的发电机，还在那里带病运转。68 年前比利时制造的矿井绞车，仍在那里缠着绷带使用。我国其他几个大型老煤矿也差不多是这个模样。1991 年人代会上有人呼吁：我国主力煤矿矿井大多已接近最后服役年限，而我国新建矿井“七五”开工不足，达不到生产能力，将出现青黄不接！

深藏在大山沟里被视为“国宝”的“大三线”企业，其设备多是五、六十年代的。昔日的“孔雀公主”，如今已是老态龙钟，丰采已逝。四川省一项抽样调查表明，企业固定资产新值率，1985 年为 60%，1990 年已下降到 50%，5 年下降了 10 个百分点。役龄在 20 年以上的设备占 70%，机电企业的设备新度系数没有一家达到国家规定的 0.45 的要求，最低的只有 0.29。

机器设备老化，就只好“粗粮”“粗吃”。拼人力，拼资金，拼资源。

当资源问题日益成为国与国之间以及国内诸多矛盾的焦点，当因为资源争夺而爆发了震动世界的海湾战争，当面对资源紧张许多国家不得不转向更轻、更小、更节省资源的新兴产业的时候，同样面临严重资源问题的中国，却因成百上千万台老旧设备还在运转，资源利用率仅有 30%！比工业

发达国家平均低 15 个百分点，因而造成巨大的浪费，使本已严峻的资源问题更加突出。中国的煤炭产量居世界第一位，发电量占第四位，能源开发能力不可谓不强，但单位产值能耗却是法国的 5 倍，日本的 4 倍多，比印度还高出 1 倍！能源实力因此大大打了折扣。

不仅如此，老设备苟延残喘，产出的产品大多是“姥姥不疼，舅舅不爱”的“老面孔”产品。而且更为严重的是，许多改革开放后新引进的机器设备，因为折旧维修基金少得可怜，使用维修不当而“未老先衰”，沦为新一代“老牛破车”。

来自企业、政府部门、经济学家的一个共同呼吁是：我国的折旧制度不合理，折旧率太低，1989 年不到 5%；而日本、德国分别是 9.2% 和 14.3%，不及人家一半。由于国营企业固定资产原值本来就低，而时下的机器设备零备件价格节节上涨，那点折旧维修费已是杯水车薪。近两年连这“杯水”也不能保证：折旧费里国家要收走 25% 的能交基金和配套建设基金，有的还要向当地交 10~15% 的这费那费，所剩已寥寥无几，连设备维修都成困难，更不要奢谈更新改造！

折旧欠帐，拖了技改的后腿。“老牛破车”步子慢，调整产品结构如负重登山。还会造成企业成本虚假，财政虚盈实亏。这不仅不利于技术进步，还使约占全国工业 50% 的老企业连维持简单再生产也发生了严重困难。

假如倒回去十几年，那时国营企业的设备老化还没有今天这样严重，加上那时是产品经济，产销有政府包揽，没有谁来抢饭碗。设备老化问题最多不过是使生产速度慢一点而已。而今，设备老化的程度几乎到了最后极限，而企业又与政府割断了脐带，面对国内多种经济成份的包围和日趋激烈的国际经济竞争，衰老的企业突然间感觉到了生存危机。